

◆ 艺术论坛

一面展现当代乡土文化的镜子
——评舞蹈《“晒”村晚》

朱捷飞 阳海佳

近日,第八届湖南艺术节群众文化活动中,由邵阳市文化馆、邵东市文化馆编创的舞蹈《“晒”村晚》在此举行了首演。

《“晒”村晚》紧扣乡村振兴这个时代主题,以村晚作为故事主线,呈现了群众文化全民参与、全民共享的特点,真实地描绘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。舞蹈通过积极热烈的情绪表达、真实质朴的大众群像、沁润人心的乡土情怀,收获了广泛认可和好评。

《“晒”村晚》,“晒”出了乡村文化新面貌的“群众性”。在主要角色的塑造上,《“晒”村晚》选取了一个“家庭”中三代人的角色——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儿子女儿,他们也是从开场到谢幕贯穿始终的六个角色。爷爷奶奶表演传统戏曲和民俗歌曲;爸爸妈妈表达了自己对摇滚和时装秀的热爱;儿子女儿欢呼跳跃,或跟着奶奶跳广场舞,或跟着爸爸一

起“摇滚”,或跟着爷爷学唱老歌……角色的丰满与立体,服装道具功不可没。开场时,村民手里拿着米筛水桶、扫把扁担,穿着日常朴素。村晚一开,奶奶手里的米筛变成了花折扇,爸爸手里的扫把变成了电吉他,妈妈穿着带火红辣椒的“时装”,爷爷的扁担绣上了大红花。平日里普通的一家人,在村晚这个舞台上,成为最亮的“群星”。

《“晒”村晚》,“晒”出了乡村文化新表达的“真实性”。《“晒”村晚》描述了村民们对自己向往角色的转变。不管是代表老年一代的爷爷奶奶,还是中年一代的爸爸妈妈,平日里都在辛苦劳作。可只要村晚一开,他们就表现得自信满满——他们变成了老年舞者、摇滚明星、时尚模特。此舞蹈之所以具有“真实性”,也少不了音乐的衬托。开场的《采槟榔》轻松自在,塑造了一幅青山高流水长的乡村生活图景。奶奶跳舞和爸爸弹吉他时,

背景音乐是《刘海砍樵》。爷爷登场时的歌曲为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,这是一首极具时代特征的歌曲。它以城步苗歌为基调,道劲有力、粗犷高亢,拨动着观众的心。在音乐烘托下,《“晒”村晚》的激昂情绪达到高潮,激情嘹亮的旋律与热情奔放的舞蹈同频共振。

《“晒”村晚》,“晒”出了乡村文化新使命的“时代性”。艺术来源于生活,又高于生活。近几年,随着乡村振兴这一项国家级战略举措的实施,以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面不断提升,村晚正在茁壮成长、遍地开花,成为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新形态,助推文旅融合在乡村田野中生根发芽。

舞蹈《“晒”村晚》巧妙地以“晒”为媒,自信满满地“晒”出了新时代乡村热情奔放的气度,凸显了文化振兴、生态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内涵。她既是一面展现当代乡土文化的镜子,也是对乡村振兴伟大战略的创新式探索。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有奖征文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

心怀梦想天地宽

刘小梅

因为文学,我有缘与《邵阳日报》相识相知。因为《邵阳日报》,我才有了更远的梦想。

我生在邵东农村。年少时期,我勉强读完初中就回乡帮助父母艰难维持家庭生活。那时候的我,虽然只有十四周岁,却因整天忙于劳作,心里也就从未有过看书读报写文章的意识。只要稍有空闲,只想抓紧时间休息或静静发呆。直到有一天,母亲从外面拿回十余张报纸家用。当时,我随手拿起一张名叫《邵阳日报》的报纸,本来只想“轻描淡写”地浏览一下,打发无聊时光。哪知,报上连载的《乱世黄金案》的精彩故事深深吸引了我。我看得津津有味,意犹未尽。随后,又赶忙将母亲带回来的所有报纸都一一认真品读起来。一瞬间,我对每一张报纸都相见恨晚,如痴如醉。

就这样,我遇见了《邵阳日报》,也从此爱上了《邵阳日报》,并萌发了写文章搞创作的兴趣和激情。后来,我愿

以偿相识相知了《乱世黄金案》的作者邱刃老师,并逐渐认识了更多的报社记者和编辑老师,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过我关心支持。我还清楚记得,1999年1月,邱刃老师在辅导我写作时,在我的习作本上题诗勉励我。此诗写道:“蛾爱寻光纸上钻,不能透出几多难。忽然窍门找到了,别有天地是人间。”

通过近二十多年的笔耕,我相继加入了邵东市作家协会、邵阳市作家协会,并于2018年5月加入了湖南省诗刊学会。去年12月,我又光荣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。

当然,梦想总在随着时间而改变,变得越来越大,越来越美好。时至今日,我庆幸自己在初涉文学时,选择了与《邵阳日报》相伴同行,更庆幸自己自始至终地努力坚持了下来。当初刚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时,我只想收获一滴海水,《邵阳日报》却回馈了我一片海洋。

(刘小梅,湖南力民电梯有限公司总经理)

◆ 品茗谈文

抱朴守真 意蕴隽永

——邓跃东散文印象

粟碧婷

我喜欢质朴的事物,比如只挂了三五片叶子的植株、一枝枯荷、半个月亮,或者一章抱朴含真的字,这些都能让我从生活的困顿与不安中暂时解放出来。最近读了作家邓跃东的几篇散文,感觉尤甚,好比忽见一株繁花落尽的树,枝干凌然,筋骨铮铮。

抱朴守真,意蕴隽永,这是我对跃东散文的最初印象,后来随着阅读的深入,这种感受一直未曾改变。比如他的《人息屋檐下》一文,文字质朴无华,淡然沉稳,读起来是那么舒适清爽。也正是这样简朴的语句,准确而有力地还原出了当时的场景,透露出来了实实在在的“真”,加深了读者的在场感。如果不是拥有深厚的乡村体验与饱满的情感,又怎能写出如此质朴且真实的细节呢?

在跃东的笔下,修饰的词汇量比较少,引经据典的部分也不多见。他将自己孤立于现实空间的一隅,对过往或眼前的图景用心体会,感性观察,然后精心布局。他将那些在心底沉淀已久的情节或物事进行多维度多层次地展开,撰写出一系列的佳作,频频登上各大刊物。我能感觉到,他在散文创作中,总能稳稳地抓住那个共振点,时刻保持内心的热情与律动,然后开拓出属于自己的领域。如他的《云山来信》,他让那些散落在记忆里的细节与画面,通过近乎白描的方式将之一一呈现,借由对往事的追忆,于细微之处彰显生活的得与失、悲与喜。

在读跃东的散文时,文字留给我的质朴感与厚重的意蕴感分外鲜明,拓展了我对散文更深的认知。他在不断地回望与复述中洞见了“自己”,启迪了读者,彰显了一个作家应有的担当。在他质朴的笔调里,那份潜藏的“巧”与“灵”不时交替冒头,如茂密绿叶中的几点花芽,点缀得刚刚好,使

得文章生气陡增,韵致悠然。有作家说,小说要藏拙,散文要隐巧,才能得佳品。我认为,能把“灵”与“巧”不着痕迹地糅进文字的脉络里,初看质朴如斯,实则浑然天成,这才是笔力丰润的真正体现。我想了想,在我的文友中,拥有属于自己写作风格与辨识度的作家,跃东应该算一个。

跃东出身军旅,在部队他原本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,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新闻作品。转业后,开始了散文写作。我想,他的散文风格的形成与他的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。新闻讲究时效性,真实性。他的散文也始终忠于现实,不矫揉造作,不故弄玄乎,文风硬朗,真挚无间。在他以往的散文作品里,就有很多都是关于军旅生活的,比如《走下坡路的羊》《无字碑上的字》《手风琴》,这些作品散溢出他对部队、战友难以割舍的情怀。有的人,终其一生,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精神领地。对于跃东来说,在寻找的过程中,他没有一刻将自己军人的身份放下。每次私下谈到这个问题时,他都显得特别严肃而又深情,他对文字的态度也是如此。

跃东书写的题材足够广阔,除了写军旅生活,也写故乡,写青年的迷茫、困惑与追求,写身边的友人,写工作中的感触。我近来读了跃东发表的几篇新作,较以前的作品来说,显得更加冲和有度、细腻饱满,哲思层面的提炼也明晰可见,心性自然流淌的声音更加悦耳生动。

文学也真是奇妙的东西,当你置身其中时,你可以听得见作者的声音,可以看见他调遣文字的双手。他早已成为一名优秀而成功的指挥者,在文字的海洋里,他正在扬帆远航。

(粟碧婷,任职于新邵县寸石镇花桥学校)



格桑花

易江波 摄

◆ 学林漫录

笃实好学的刘劲

陈扬桂

在隆回滩头,有一位与李剑农有“四同”之谊的人物刘劲。他俩同乡、同学、同事,又一同参加了同盟会。而今,作为历史学家的李剑农享誉世界,刘劲却似乎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。

刘劲,谱名刘蕃柏,字砚城、彦臣,1884年1月12日出生在滩头高山村一个农忙耕田种地、农闲抄纸焙纸的家庭。在四兄弟中,他排行最小。因为家里贫穷,大哥、二哥没有上过学。刘劲在读私塾时,就受父兄严厉管束,每天放学后,还要进厂焙纸。他的三哥读过几年书,看过不少小说,经常一边焙纸、一边讲些精彩的故事给他听。一天,三哥正在讲刘备三顾草庐时,刘劲突然问道:“孔明是个种田人,怎么知道天下事呢?”三哥说:“因为他读的书多啊!”刘劲说:“我们焙纸人,只要读很多书,也可以成为孔明吗?”三哥点头称是。刘劲从此学习更加用功。可是,到他11岁那年,大哥二哥便在父亲面前嘀嘀咕咕,说家里这么穷,不该花钱送刘劲读书了。三哥则坚决支持小弟继续上学。父亲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,送刘劲向陈西山学做八股文,准备参加科举考试。后来,学问渊博的陈先生,又推荐刘劲向滩头李襄云求学。

在李先生的门下,刘劲初遇了年长三四岁的李剑农。同学中,刘劲年龄虽小,但天资过人,故时出狂言,睥睨一切。李先生爱其才,恨其傲,故意贬抑他,以激发他奋发进取。受到贬抑后,刘劲更加奋勉用功,慢慢改掉了傲慢的习气。

可是后来,他的三哥去世了,大哥二哥又不断地向父亲提出让他辍学的想法。父亲被说动了,把刘劲叫了回来。然而,酷爱读书的刘劲,每天总是随身带着一册《资治通鉴》,利用焙纸的空隙认真读。父亲看到

他这么好学,没过多久,又让他去跟李先生读书了。

如此又过了两年,刘劲便自己设馆授徒,以缓解家庭困难,同时利用教学的闲暇,争分夺秒地自学。他的勤学精神,感动了家境好的同学贺葆元。贺主动资助他,刘劲得以迈进求学的大门。在邵阳县学只学了一年,还没有毕业,他又和李剑农、刘明宜等滩头同学去省城投考城南师范学堂(湖南一师前身),他仨有幸都考上了。从师范学堂毕业后,刘劲留校任教,并兼妙高峰中学历史教员,期间参加了革命组织同盟会……

1912年春,刘劲跑到烟台,对流亡在那里的刘钊说:“革命目的已经达到,我们应当返乡求学,获得真学问以建设国家,不必与他人去争权夺利。”刘劲回到湖南后,找到谭延闿,请他出资派遣革命青年学生出洋留学。获准后,刘劲与曾杰等十人相约赴美国留学。

刘劲到美国后,进入俄塞俄州立大学。他专心求学,绝不打听、参与读书以外的事情。在做学问之余,他留心考察实业。有一次,老师组织学生去工厂参观,回来后组织学生讨论。老师问到刘劲时,他请求老师给他30分钟陈说。老师点头后,刘劲不慌不忙地将该厂存在的问题都指了出来,并逐项提出改进的建议。全班同学感到吃惊。老师也对他的发言难置可否,便将其观点反馈给该厂。后来厂方回复说,刘劲所指出的问题,的确都存在,厂里拟采纳他的建议。

1918年,刘劲在俄塞俄州立大学经济本科毕业,学业成绩被列为最优等,同时获得艺术硕士学位。他相继被学校派赴英、法考察银行,写出数十万字的《中国币制与经济问题》一书,并获得俄塞俄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

1919年春,刘劲回到祖国,着手创办全

国实业银行。为此,他数次走南闯北,拜谒政商要人,呈述自己的宏大计划,都没能引起重视,创办实业银行的计划最终落空。于是又去汉口筹建电机织袜厂,也因资金断链半途而废。1920年夏,张敬尧被赶出湖南。谭延闿第三次主政湖南,刘劲应邀出任督军府秘书。不久,刘劲被聘为顾问。

然而,刘劲对做官毫无兴趣。创办实业的计划屡屡落空后,他便转而实践教育救国计划。还在他刚从美国归来时,等候在上海码头的胡元俊就将他拉回了长沙,聘请他担任长沙明德学校的主任教员。汉口明德大学相继开办,胡元俊又聘任他为明德大学银行学及会计学专业教师。在明德大学,刘劲与李剑农又成为了同事。此时,刘劲身兼数职,每周三天在长沙,三天在汉口。在来回的火车上,他废寝忘食地阅卷、备课。

1920年中秋前后,他在去上海的船上病倒了。人刚到上海,就被迫返回。可一到汉口,已经三日吃不下饭的刘劲,又赶往明德大学上课。课一上完,他顾不上休息片刻,又乘火车返湘。火车到长沙时,刘劲已经不省人事了,被送往湘雅医院抢救。苏醒后,刘劲打起精神,给胡元俊写信,请他改聘教员,不要因为他病倒而耽误学生功课。

在医院住了三个来月,刘劲的病略有好转,他又强打精神,去给商业专科学校的学生上课。年底,他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。刚过了年,便赶回长沙,整理行装前往天津应聘大陆银行之聘。到汉口时,他旧病复发,连忙转身回长沙,住进湘雅医院。一心祈盼早点病愈的刘劲,见服药效果时反时复,便请医生施行手术……然而,1921年7月24日,刘劲还是永远闭上了那双不舍的眼睛。

(陈扬桂,邵阳市党史联络组成员)

